

發揚民族精神必先搶救歷史教育

黃大受

為教育部修訂大學課程進一言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，在臺北市舉行的第

五次全國教育會議，通過了「復國建國教育綱領

」。這一綱領的第二點，即為「實施民族精神教

育，闡揚民族文化，重振固有道德，特別注重本國語文及本國史地教育，以培養民族之自尊心與自信心。」

又在教育革新方案之五「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」中，革新原則第一項，強調「闡揚中華民

族的歷史文化，以培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。」實施要點內，對各級學校共同重點及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、高級中學、師範院校、大專院校、社會教育，都詳述加強民族精神教育辦法。特別要

「研究改進大專院校國文、中國通史、中國近代史等共同必修課程之教材與教學」，以表重視。

名教育章程其保先生在會議中也提出「發揚中國文化本位教育案」，其辦法第二點即為「注

重歷史教育」。筆者在會議中，也提出「為加強大專院校本

國歷史教育，以發揚民族精神案。」其他提案中提到加強歷史教育的，更有多起。

當第五屆教育會議之前，在同年的六月二日，報章曾刊出教育部決定於六十年度，加強各級學校民族精神教育。這一計劃的施教重心，是在「明恥教學」。實施的目標是：

一、培養獨立自強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；二、砥礪雪恥復國的民族氣節；三、凝結舉國一致堅忍不拔的精神。

計劃中並指出當前民族精神教育，以大專院校為較弱的一環，亟應加強，以擴大民族精神教育的效果。

何以中華民國立國近六十年之久，還要不斷地提出加強民族教育的呼聲？實在是我們近一百三十年來，失去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結果。

也就是忽視歷史教育的結果。

元初董文炳入臨安，收集宋國史北去。他說：「國可滅，而史不可滅。」可見歷史對國家的重要性。清龔自珍又說：「滅人之國，必先去其史。隳人之枋，敗人之紀綱，必先去其史。絕人之才，湮墜人之教，必先去其史。夷人之祖宗，必先去其史。」可見歷史對國家、民族、文化及制度的重要。這些話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，依然是個真理。而且更見其重要性。

名思想家陳立夫先生於五十九年五月四日，在文藝協會講演，特別指出歷史的重要，他說：「毀人之歷史，即可毀人之文化。余在國外時，見人欲購一犬，必先考其系譜。乳犢之牛，亦必以優良純種為先選，此品種與歷史之可貴也。再看美國歷史雖短，其愛護歷史之心理，極為普遍，華盛頓、傑弗遜、林肯等先人之遺物以及其片紙隻字，亦必為之珍藏，設館陳列，供人瞻仰。

惟獨我國若干士人，竟視本國歷史文化如敝屣，詆毀之，懷疑之，破壞之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似乎認自己有光榮之歷史為可恥，有偉大之祖先為不足道，此種變態之自卑心理，真使人欲哭無淚。余無以名之，名之曰「受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者之洗禮」而已」。

「文化侵略者對於所侵略的國家，首先要毀滅其歷史文化，使其人民不明白或懷疑其自己的光榮歷史，說這部古書是偽造的，那個古人是不存在的，祖先是不應追祀的。祇有他們指定的才是應該祈禱的。對於不光榮的部份史實，則擴大宣揚，使他們抬不起頭來，如果他們能謾罵祖先，定可得列名聲學位。弄到自己承認沒有什麼歷史，為一劣等民族，然後他們就利用達爾文弱肉強食，優勝劣敗的天演論，來施展侵略，使人心悅誠服，甘作奴隸。」

看了陳先生的話，我們實在不免驚心動魄，駭人聽聞；事實上我們翻開世界史來看，十九世紀的列強，到處侵略，奪取殖民地，為了確保統治權力，無不盡力摧毀當地的歷史文化，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，傳統文化，悠久深厚，自從共匪竊據大陸以後，即以毀滅傳統文化，刪改歷史是務，其目的在使大陸上的青年，無機會接受優美的傳統文化，不能夠接觸到真實的本國歷史。這樣才可以泯滅他們的人性，使他們成為盲從的共產主義份子，也就是使得他們在心理上、思想上成為非傳統的中國人，而成為邪惡共產主義的中國人。

共匪爲了達到這一目的，因此在大陸上不斷

的整肅文化界人士，民國五十五年又來了一次更大的整肅——所謂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把舊日的歷史文物，全部的徹底的消滅乾淨，研究歷史文化的學者，都被加上「以古辨今」的罪名，戴上一「修正主義」的帽子，趕出他們的工作崗位。

從此大陸上的中國人，便難以接觸到真正的中國史了。

另一方面，有在外國的共產黨同路人，如費正清其人，也要改造中國歷史，在民國四十三年，有自稱臺灣人之李善和（譯音），在美國「外事雜誌」發表論文，謂臺灣人乃高山族為西班牙及荷蘭人之合種，與中國人毫無血統關係，應驅逐來自大陸之中國人宣佈獨立。外事雜誌乃一素負聲望之刊物，何以刊載此名不見經傳之李善和的謬論？經「美國百萬人拒絕中共入聯合國委員會」向「外事雜誌」交涉，始悉李善和係假名，該文為費正清所撰寫。可見得只要是共產黨的同路人，為了分化中華民族，竟不惜自己的名譽，冒用假名，偽造中國歷史來瞞蔽不知事實的外國人。

在恐怖大陸憑藉暴力統治、篡改歷史、毀滅傳統文化的陰謀下，在自由地區假借學術自由、偽造歷史、分化中華民族的詭計下，我們處於中華民國的臺灣省，實在應該成為保持中國傳統文化，研究中國真實歷史的地方。在這兒有研究的自由，照理來說，應該有很大的成就，可是事實並不盡然。在臺灣省的文化界人士，是否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，由於本文题目的旨趣所在，不擬討論，至於對歷史的高深研究，是否有何

成果？是否使臺灣省成為世界學人研究真正中國史的中心？恐怕還有一大段偏差和距離，這當然有很多的因素存在，在本文裏也不擬討論。但是一般人對歷史的重要性，抱著如何的態度呢？對這個問題，筆者想提出來談一談。

在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被哄上雲霄的今天，提倡人文學，已顯得太不時髦，我却認為本國歷史有其重要性，豈不是不識時務，自討沒趣嗎？不過，我要先問一問，誰不要自己的子女愛父母？但子女為什麼願意愛父母？他們知道是父母撫養他們，教育他們，幫助和指引他們的一切，所以他們要愛父母。假使一個沒有父母的私生子，他從未接受父母撫養教育幫助和指引，如果叫他去愛父母，他對父母一無接觸，一無所知，從何去愛父母？所以要子女愛父母，必需要他先有所知。我們今天要使全國民眾愛國家、愛民族，如果他們對本國歷史一無所知，或所知極為膚淺，他們怎麼會去愛國家愛民族呢？

二十多年來，我們日日在準備掃除毛共的馬列式暴虐統治，使大陸同胞出諸水火而登衽席之上，時時發出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的呼聲，顯然的，民族精神教育始終未曾加強。現在由最高教育文化主管機關，把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作為新年度的工作計劃大力推行。第五屆全國教育會議所將討論的復國建國教育綱領的首項，即為「闡揚民族文化加強民族意識，重整固有道德，特別注重本國語文及本國史地教育，以培養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。」實在是件值得有識之士高興的事。

更值得人稱道的，教育部還指出「當前民族

精神教育，尤以大專院校為較弱的一環，亟應加強。」不諱疾忌醫，指出弱點之所在，方可對症下藥，自然有藥到病除，著手成春的功效！

教育部加強大專院校及民族精神教育的辦法，其中有「研究改進大專院校國文、英文、歷史、地理、近代史等共同必修課程之教材與教學，以加強青年五大信念。」（主義、領袖、國家、榮譽、責任。）就大專院校的實際情形看來，國文和英文是基礎課程，每週上課時數較多，不及格必需重修，是升級的關鍵。尤以英文為甚，特別受到重視，各校都在百般加強，鐘點加倍，年限延長，這也就無話可說了。

至於中國歷史和中國近代史，近二十年來，大專院校莫不開設，文法學院必修中國通史，其他各院系則必選中國近代史。究其實際，這兩項課程，不但未被重視，而且常常處於輕視狀態之下。

向前看去，從民國元年起，當時的大學為數不多，到是必修中國通史，有的全年八學分，每週四小時，後來大學及專科學校加多，全盤西化論出現，民國十一年以後，大多數學校各自為政，把中國史視為無足輕重之課，只有極少數的學校有識之士，是稀有的例外。三十多年前，陳源（通伯）先生在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候，當時教育部還沒有統一大學課程標準，他主張通才教育，那時學外國文學系的人，也要必修中國通史，有人頗以為然。

但其他的學校情形，則和武大不同。陳立夫先生在五十九年五月四日講演裡曾提到他起先對

外國毀滅歷史文化的陰謀還不了解。」等到民國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，才恍然大悟。那時候沿江、沿海都被日軍佔據了，所有大學都往後撤，我一一為之安頓下來。我發現這些大學大都像外國租界，這個完全採德國學制，那個完全採法國學制，其他不是採美國制，即是採英國制。但是採中國的學制又在那裡？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，有關中國歷史的部門最為缺乏，學政治或經濟的不讀中國政治或經濟制度史，讀農的不讀中國農業史，國文更是最不注意的一門功課了。我於是下了決心，請了專家訂定大學課程標準，分必修及選修兩種，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歷史材料放入必修科，無教材的獎勵寫作，使中國的大學像一座中國的大學，我排除了一切的障礙，收回了文化租界。」

陳立夫先生擔任教育部長的時候，在民國二十七年九月，頒佈大學文理法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，這三學院都規定中國通史在一年級開設，共六學分，師範學院也在一年級必修中國文化史，共六學分。另一批在十一月所頒佈的農、工、商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，卻沒有必修中國通史，大概被專家們否定了。但是在若干系裡，有關於中國通史的設置。

到了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，教育部部長是朱家驊先生，將大學共同必修科目表修正頒佈施行。這時正是大陸沉淪的前夕。共匪的同路人在修正共同必修科目表時，發生了極大作用；立國之本的三民主義和提倡民族精神發揚傳統的文化的中國通史，不是被剷除，便是被緊縮。三民主義

和軍訓全被剷除，理學院的中國通史也被剷除。文學院的中國通史則與西洋通史列為任選一種，只有三到六學分，每週三小時，開一學期或一學年。法學院雖列為必修，也只有三到六學分，若不是因為中國通史一課，實在對文法學院有特別的重要性，經一部分人士力爭，否則，也可能會被剷除掉的。

大陸淪陷以後，中央政府播遷臺灣省，痛定思痛，有識之士才回想到大專學生在大陸淪陷前，早已解除了思想武裝，教育部部長程天放先生，在民國四十一年春另頒佈各大專院校共同必修科目表，重行把三民主義列為必修，另加開中國近代史四至六學分，及俄帝侵華史二學分。幾年以後，俄帝侵華史被剷除掉，表面上則說，是歸併到中國近代史裡去講。

到了民國五十二年，教育部又約聘專家修訂大專學校科目表。各大專院校校長修訂各大專院校共同必修科目表，各學院院長及少數專家修訂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。由於他們身處自由的境地，或是其見解不同於常人，都不會感覺到本國史有什麼重要性，不會將民國三十七年關於中國通史課程的錯誤決定加以改正，大專院校的校長們，不但加強本國歷史教學，反而把各院校必修的四到六學分的中國近代史，縮減成為七科（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，中國近代史、理則學、人文科學概論或倫理學或人生哲學、憲法、社會科學概論，自然科學概論）中任選二科的課程，這二科一共可以有五至八學分。

民國五十二年修訂法學院課程的法學院院長

及專家們，都是對中國通史視為無足輕重，甚至有人主張取消中國通史，表面上說是以專史來代替中國通史。真不知是何用心！但也有人反對如此做法。中國通史仍然像民國三十七年一樣，仍是列為三到六學分。如果是每週三小時，試問五千年的中國史把其中重要的文化問題說一說，一學期如何地辦得到，這就是我們現在大專院校開列中國史課程的現狀！

這年，當修訂文學院課程的時候，原來是中國通史西洋通史任選一種，列為三到六學分，幸好大受忝與末議，經再三說明其重要性，得到大多數出席的院長們同意，始將中國通史改為全院必修，列為六學分，算是增加了其重要性。

諸位先生，在我們口口聲聲要加強民族精神教育，注重本國歷史教育的今天，大專院校的確如教育部計劃中一一指出，「為較弱的一環，亟待加強。」還用得着猶豫不決嗎？

其次，我要再談一般人士的歷史知識。高中畢業生投考大專聯考，題目是根據高中標準本出題，照理說，即使答得不對，也不致離題太遠。但每年的答案，都有不少荒唐奇突令人可驚的笑話，（其實是應該是哭話）這已經有許多人說過了，此處不必多提。筆者所要說的，是一般人士對歷史知識的缺乏，嚴重到「常識」的程度都沒有，實在是可怕的現象。

十多年來筆者曾負責很多不同程度的考試的命題工作，其中以考公費獎學金出國及考研究生的大學畢業生，對中國史的答案比較令人滿意。但也不少只得二三十分的卷子。至於有一種高

級考試，全部是大學畢業生去投考的，有不少人其歷史知識，可能只有小學程度。也許不到小學程度。問到漢唐對外的武功，十分之一二都把鄭和扯上了。甚至有人編造些名字和事實。問到民國二十六年日本為何發動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，也答非所問，一無所知。這是大學畢業生，這種人到外國去留學，豈不要丟盡國家民族的體面？那裏會有愛國家愛民族的心理？難怪他們一出國門，就會罵祖國、罵民族、罵政府。於是受人挑撥，認賊作父，種種醜劇惡行，都做得出來。

另外有許多次相當於普通考試的考試，投考的人，都是高中以上畢業的程度，而且其中不少人有多年的社會工作經驗。筆者因為他們久離了書本，只就歷史常識的程度來命題。然而他們的答案實在令人驚奇，茲綜合舉出若干實例來做證明。

第一例：問「什麼是五經」？有的答「聖經、天寶經、可蘭經、唐玄經」。有的答「三字經、百家經」。有的答「漢經、史經、尚經、儒經」……

第二例：問「五帝通常是指什麼人？」有的答「神帝、農帝、地帝、風帝」。有的答「漢武帝」。有的把歷史上的皇帝隨便的寫上一大堆。

第三例：問「先秦學派，誠舉出較重要的五家。」有的答：「蘇軾、蘇轍」。有的答「程頤、王羲之、程灝」。答唐宋八大家的人很多，顯然不知先秦與宋代的先後。

第四例：問「王安石財政方面的改革試舉出

五種。」有的答「監察法、行政法。」有的答「井田制。」……

第五例：問「俄國在清代後，強佔了我國的西北藩屬和東北的土地多處，試列出其中五處地名。」有的答「朝鮮、越南。」有的答「騰衝。」有的答「廣東、江蘇、浙江。」有的答「鳥度、潭島、東北九省。」有的答「暹羅、安南、緬甸。」有的答「山東、陝西、山西。」

第六例：問「馬關條約，我國損失了那些地方？」有很多人不知道和日本訂約，而且不知道失去臺灣澎湖等地。失地有的答「香港、海南島。」有的答「山東半島。」有的答「香港、澳門、越南、緬甸、烟台、連雲港。」有的答「青島、南京、威海衛、廣州、沙市、漢口、廈門、福州。」

第七例：問「光武中興和貞觀之治，發生於何代？發生於何人？」光武中興的答案，有宋代、商朝、夢代及光緒、劉邦、少康、有融、宋英宗、朱元章……等不同，貞觀之治的答案有漢代、元代、宋代、清代、明代及少康、漢高祖、宋太宗、光緒、康熙、慈禧太后……的不同。

第八例：問「司馬遷、司馬光、孫中山，是何代人？有何重要著作？」司馬遷、司馬光的答案是從漢代到清代都有人作答。著作有水滸傳、三國志、儒林外史等。可怪的是孫中山先生，竟有人答是清代人、宋代人、明代人、明末清初人！第九例：問「蘇俄在中國」是誰作的，有的人說是孫中山先生作的，有的人說不知道。問「革命北伐」在何時發生，有的答民國元年……七

年八年……更有答是在清代。

第十例：是問「淝水之戰，赤壁之戰，第三次長沙會戰，發生於何代？何方勝利？」

前兩戰是從春秋戰國到清代，幾乎都有人作答。何方勝利，當然弄不清楚。糟糕的是第三次長沙會戰，竟發生在漢代、清代，而且是我方失利的。

第十一例：是問「九一八、七七、珍珠港事變，各發生在那一年？」九一八有的答民前八年，民國以後的年代，從元年起都有人答。七七的答案也是一樣。珍珠港事變有的答一一一年。總之這三個年代，不少的人都弄不清楚。

以上十例，我所問的只是常識，在初中入學考試常識的時候，小學畢業生所考的常識題，比上面十類要多到幾倍，可是得滿分的人不少，及格的分數，更是佔絕大多數。但是在對大人們考試時，其結果和小學生的考試情形相反。諸位先生，您們看，我們國民的歷史常識，是不是缺乏到了可怕的程度？所以我再要大聲疾呼，搶救歷史教育。

至於高等考試，從民國二十一年起，不管任何一科，莫不考本國歷史。但是在考試院遷移到臺灣省後，反而把本國歷史取消了，在提倡歷史教育，發揚民族精神的今天，考試院是不是覺得恢復考本國歷史地理，有不由其重要性呢？

陳立夫先生在「過去、現在與將來」一文裡說得好：「歷史原不過是一串可歌可泣事蹟的紀錄，也不過是若干人的偉大理想的實現，國家是如此，個人也是如此。所以一個人凡是過去有了

偉大的成就，他一定能充滿了自信心，而且一定對於他現在的生存，覺得非常有意義。更如一個人有了遠大的抱負，他絕對不會灰心，而且會不斷底努力向前奮鬥，來實現他理想的目標。……因此，我們應該體認一個原則：從光榮的過去和光明的將來中映射出光輝的現在。」

「個人如此，民族國家亦然。國民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，不以已國的光榮歷史為值得驕傲，怎能希望他對於國家有愛護之心？」所以我們脆弱的歷史教育，不僅是需要加強，而是需要加速的搶救。

德國的名教育家非希特 Fichte 1762-1814 在拿破倫軍隊佔領下的柏林，作「四次公開講演」，呼籲致力教育，發揚民族精神。他在「對德意志國民講演」中又說：

「我所欲與語者，惟有德意志人而已，不論其為何種何派之德意志人也。所以區分德意志人之種種界限，不獨不承認之，且概從而捨棄之，蓋數百年來同一民族中所發生之種種不幸事件，皆由彼此疆界之分化來也。」這是說明一個民族，千萬不可自行分化。我們要使全國同胞能發揚民族精神，自然要加強民族精神教

育，而其首要就是加強歷史教育！

當毛匪在大陸毀滅傳統文化、刪改歷史的時候，當毛共同路人在自由世界分化中華民族、偽造歷史的時候，希望身處自由地區的人士，大家正視這一個問題。欣逢教育部於今年內修訂大學課程，希望參與這一次修訂課程的先生們，對大學課程過去不重視本國史的情形，加以改善。因為要發揚民族精神，必先加強歷史教育。

「亡人之國者，必先亡其史！」我們決沒有不重視歷史教育的理由，搶救歷史教育實在太重要了。人人能夠對本國史有正確的認識，我想中華民國一定不會被滅亡，中華民族一定不會被分化；中華民國一定能夠復興，中華民族文化一定能復興。

金耀基 曹伯一 主編

學術評論
藝文月刊

東方雜誌

合訂本問世
每冊售48元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合訂本 (一) | 復刊第一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|
| 合訂本 (二) | 復刊第一卷 第七期至第十二期 |
| 合訂本 (三) | 復刊第二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|
| 合訂本 (四) | 復刊第二卷 第七期至第十二期 |
| 合訂本 (五) | 復刊第三卷 第一期至第六期 |
| 合訂本 (六) | 復刊第三卷 第七期至第十二期 |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臺北市重慶南路 郵撥第一六五號